

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——文天祥〈過零丁洋〉

說明

一、現存日記共分為兩部分：

1.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起，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止，共九冊（缺第六冊）；使用二十行一張之棉紙，並加以裝釘。全文用毛筆書寫，並有若干長官（應為軍長）之眉批；眉批以黑體字排印在該日日記之後。
2. 自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起，填寫在橫式筆記簿，用墨水鋼筆撰寫。其中有十三天，以英文撰寫；為存真起見，本書亦排成英文。這一部分屬單獨一冊，沒有眉批。

二、《師大事紀》即是「陸軍四十五師大事紀」；「師長」是胡將軍。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八日胡將軍身受槍傷，師長由郭副師長及參謀長馬安瀾代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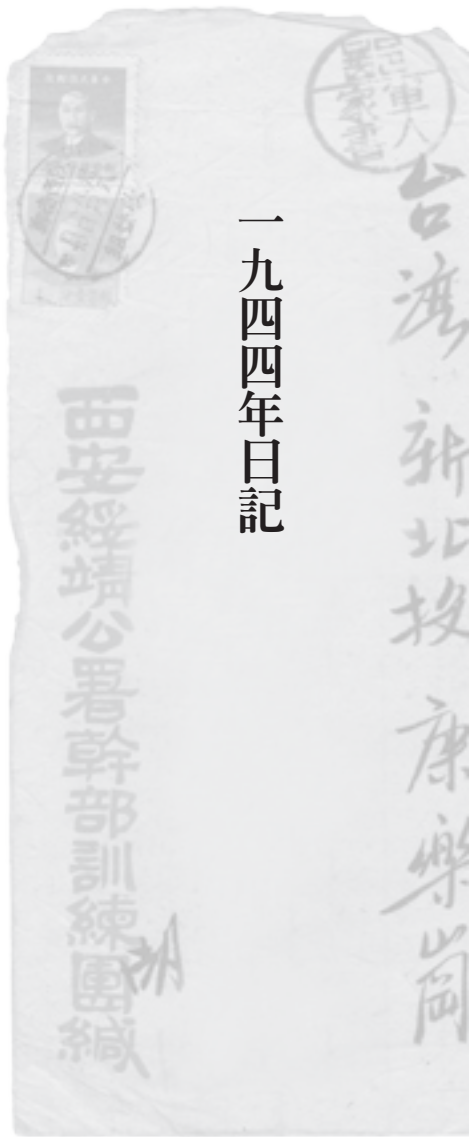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日記全文由編者加注標點符號。

四、括弧內文字係由編者加入、更改等。

五、依照日記原文，於某些軍長、司令、委座等稱之前空一格。

六、日記中部隊移動地點或胡將軍服役所在，請參考附錄二。

一九四四年日記



這個記載係錄個人日常經歷之所及，以作備忘，且為將來「師」之史跡。

六月二十五日 華陰

- 一、本日檢討會議，係副長官召集於華陰。作戰部隊、團長（特種兵營長）以上主官參加。計本師受獎者二員（劉舜元、劉志程），受懲者三員（傅維藩、王敏、曾慶春）。
- 二、傅故師長維藩到差未及一月，頓逢一此激烈戰爭，個人與團體均未得發揮力量，受極刑，且團體蒙極大恥辱，不勝惋惜，期昭雪於將來。
- 三、午後五時，應副長官召見。詢四十五師各團、連實力極詳。未告晚上再商補充。

這個記載係錄個人日常經歷之所及，以作備忘，且為將來「師」之史跡。

六月二十五日 華陰

一、本日檢討會議係副長官召集於華陰。計本師受獎者二員（劉舜元、劉志程）受懲者三員（傅維藩、王敏、曾慶春）

二、傅故師長維藩到差未及一月，頓逢此激烈戰爭，個人與團體均未得發揮力量，受極刑，且團體蒙極大恥辱，不勝惋惜，期昭雪於將來。

四、傍晚 軍長別會告我：謂 胡先生告，商量九十七師處置問題。未以保存九十七師實力，不撥散，以四十五師分撥各部，而番號則更換之。

五、晚九時， 胡先生召談，作如上之決定。但個人以四十五師解散，對部下不住；然為團體打算，只好承受，將來惟含率有兩部之奇恥，負重奮鬥之。

六、劉公軍長之沉痛，更逾於一切也。一夜唏噓無以相慰。

六月二十六日 臨潼

一、自接受新任命後，心緒至為不寧。個人禍福，當不計較。將來何以達成此任務，而相隨多年之袍澤，一旦離開更為憾感無已。

二、午後二時， 副長官復為召談，即作如此決定：

1. 四十五師解散，以胡團撥一六七師，郭團撥一四九師，吳團及直屬部隊撥入九七師，多餘官長，報請處置。
2. 九十七師以二九〇團撥第八師，其餘改為四十五師。
3. 本師經理、人事均受 軍長劉公之處置。

三、兩師改編事項均商陳軍長意志辦理。

四、四十五師副師長莫我若，調二十七軍參謀長。當要求調一〇九師副師長，未得許可。參謀長黃肖調一四九師參謀長，係日昨與朱南中所商，定今惟稟准之。其餘無工作之幹部，尚待安插。年來經營，今忽解體。然以九十七師之慘痛較之，更有甚焉。

五、晚同 軍長返臨潼。余就宿華清池，山水依舊，心緒不同。

六月二十七日 新豐鎮

一、午後一時，赴行車橋軍部，會見范參謀長、吳師長。舊雨新澤，又是一番情緒。

二、午後三時至新豐師部。 軍長為余布達之。獎飾逾分，慚感無已。 軍長末勉部屬，詞意沉痛無比，部眾均表戚容，惟俟雪恥於將來也。

三、軍長於臨走前，集告營長等：「我軍長早有自戕決心，惟有遵命，暫行負重，望切喻此意。」並囑查此戰役有功過之官兵。

四、臨走時， 軍長握手囑告：「千斤擔正在你身上。」聽此語後惶悚無已，惟有盡心盡力，以報囑託。

五、旋告營長以上官長，我為維藩兄之繼承者，與各位同一立場，忍辱奮鬥，望共勉之。

六月二十八日 新豐鎮

一、早間集全師官兵，首為故傅師長及此次陣亡將士致祭，次則勗我全師官兵，以「幹！要求貫徹；拚！要打勝仗；拿光榮洗刷恥辱，拿勝利掩蓋失敗」等語共勉之。

二、旋為師直屬部隊點名，風雨飄淋，而官兵鵠立如初，其精神可愛。

三、午間傳見各處室官長。

四、午後一時起，傳見直屬部隊官長。

五、午後五時起，二八九團點名，時雨時止，官兵林立，無動搖者，以傘遮住點名冊，於黃昏始點完。

六、對於四五師之處置，惟有條示，派官長傳達之。

六月二十九日 新豐鎮

- 一、早六時，往二九一團點名。到官長八十餘名，士兵一千一百多名，素質似遜於二八九團。
- 二、午間傳見二九一團官長，迄至四時始完。
- 三、午後四時半起二九〇團點名，到官長六十五員，士兵九二五名，騾馬八十餘匹，驢子五十匹，人數以第二營較多，第一營相稱，第三營僅百十人。點名後，勉其作無名英雄，並慰問之。旋集合官長為張繼伊宣布，代理該團團長。
- 四、晚九時，在新豐車站，接見四十五師一三五團營長以上官長，離情縷縷，伊等無一回言，余勉其為大團體著想，並各自努力，將來好見面。待其列車出站後，余始默默歸營。

六月三十日 新豐鎮

- 一、早七時赴長條村傳見二九〇團官長，直至正午後完；並分勉其中級官長，識大體、負責任。
- 二、旋往軍部晤范參謀長及謁見 軍長，並告我二九〇團，全數撥交第八師，惟騾馬、手槍暫行帶去，後會歸還本師。且軍長以電話囑吳師長遵辦。
- 三、在軍部晤見王副軍長，精神奕奕，亦快人也。
- 四、四時見沈副師長帶來傳故師長遺致其夫人之函，字字刺痛，且無怨尤，惟以未發揮其學能為憾。光明磊落，佩哀無已，忍不住之熱淚竟涔涔而下矣。

五、午後五時，傳見二八九團官長之一部（分），連日睡眠不夠、身體稍感疲乏。

七月一日 新豐鎮

- 一、早間將二八九團官長傳見完畢。
- 二、午前九時，二九〇團遵令撥歸第八師，移駐斜口。
- 三、午間傳見無線電排官長，伊等要求於公餘予以娛樂及運動。余連日亦感無暇作此，身體亦覺不暢。惟余早間半小時體操未停止也，囑其仿之。
- 四、午後往第三野戰醫院慰看傷病兵。計受輕傷者五名、病者十四名、病官四員。惟送往較遠之負傷官兵不能親致慰勞耳。
- 五、四時看諜報隊。官兵二十三人，中空四名。為該隊之津貼，囑其自守紀律，並偵查我部官兵軍風紀情形。
- 六、本日在周軍長手借洋拾萬元，存本師軍需室，為慰勞官兵，及將來四十五師一部（分）幹部遣散之用。
- 七、午後七時赴西安辦理四十五師東移及分撥之事。

七月二日 長安返新豐鎮途中

- 一、早晤周軍長於床前。其精神已恢復，惟不能行動。告以本（四十五師）師撥補之事；伊告我處新環境應有之注意；糾正余與伊相處之缺點也。絮絮作談，於關切時竟有淚出。
- 二、九時頃往弔王故副師長劍岳，於大興善寺。見其佈置與往弔者眾多，覺不勝哀榮。

三、十二時往黃埔村家中，父親睡息床上，母親在河洗衣，然余肚中輾轉告急，迄早未進飲食。劈柴拉火，子弟及親，為我作飯。家用無人，勞親操作，心至不憚，午後四時，仍返西安。

四、往晤傅太太於蕭高（級）參（謀）家，淚眼相對，惟有勉抑情緒以安慰之。但軍（部）及副長官之撫卹金數未曾確定，囑轉請之。當請沈副師長暫留西安招（照）護之。

七月二日 新豐鎮

一、早五時半抵師部。原擬作紀念週，以時晚通知不及，作罷。

二、軍長告以四十五師後續部隊尚未開出，胡先生發怒。然余不能親自處置，以防務交替需時，自不能行動迅速如上意也。後條示派人往催之。

三、擬四十五師直屬部隊撥補之辦法及師司令部人員安插與分遣。

四、午後四時，吳團及師隊前站人員到達，得知吳團本日上車，師司令部明日上車，郭團五號上車，此焦急之問題有訊矣。但郭團得此分散之消息，深恐其官兵分散，特函嚴囑之。

五、午間軍部週知撥兵一千名於本師，乃支配郭團、田團各組兩連幹部，吳團一連幹部遵限往接。

六、傍晚起，鎮上查看師大車隊，並便訪鎮公所。回時，再查諜報隊，只有十人在家，囑其須嚴守紀律方能查人。

七月四日 新豐鎮

一、吳團於早七時許抵此。當飾其駐二九〇團原地。

二、午間接見吳團長，知其稍有逃兵，給養帶至八號，六月份以前薪餉已發。尚有九十枝步槍在師軍械室未取來。

三、午後五時，將吳團長帶見軍長。

四、沈副師長告：「第一戰區戰鬥地境，延至固原以東，以陳辭公（陳誠）長之，湯副長官及本區副長官部均隸焉，且取銷司令部。」命令已下，惟胡先生本日往渝觀商矣。推測將來，諒為胡先生過渡耳。

五、沈副師長對於故傅師長，師未追悼，頗陳不滿，余應之。心悼有餘，維未儀式；有顧慮耳。

七月五日 新豐鎮

一、早擬輓震西輓聯一副：「道義是承、嶠函關隘足千在；大責一肩，驪潼山水仰高風」；自知不工，就正高明。

二、七時赴軍部，九時舉行開會。副軍長主之。會中對於撫卹經費之籌措極為重視，安生慰死，多為金錢，精神尚其次耳；望矯正之。

三、午後四時，軍長召談，囑：亟速訓練，精神交流，迅謀補充，以應上用。

四、參謀長王敏作事盡責任，情形熟悉，已面呈擬暫挽之。

五、調整直屬部隊及人事，辦法已面呈。意在不動搖九十七師基本，而以充實師直屬部隊戰鬥力著眼。其技術訓練另謀補救，多餘官長擬暫控制為戰後用。

六、師工兵連連長劉永芳仍之，在其未歸隊時，倩人代理。

七、呈准七七週年紀念，附帶舉行師追悼會，不擴張。

八、八師張團歸還本師之騾馬八十七匹、驢五十四頭、手槍三十七枝，今日與吳師長在座前親談，竟有推託。將來能否如數歸還，必有周折。數年締造，一戰告完，何必斤斤而失信也。

七月六日 新豐鎮

- 一、早詢車站。寶雞之師直屬部隊尚未上車，未諗何故？
- 二、再擬輓聯一副，為追悼本師靈寶陣亡將士：「成仁取義，峭函喋血酬壯志；開來繼往，驪潼矢願慰忠魂。」
- 三、昨晚工兵連逃兵三名，以連長不在，無人負責專責之故。
- 四、午後四時，召集師營長以上官長、師直屬連隊長會報，促其加緊訓練，並使之互相認識；且將軍長所告之話轉示。
- 五、晚 軍長告：「將一三三團武器留下。」恐影響兵心，難於撥交也。
- 六、昨晚狂風，門窗震撼，影響睡眠及本日精神。

七月七日 新豐鎮

- 一、早體操後，修改追悼會祭文，然眼高手低，總覺不如意。
- 二、早七時舉行追悼會。由王參謀長報告故傅師長史略；李參謀仙峯報告張、馬兩將士史略，大會以籌備時促，多感不周，師之人、財有限耳。
- 三、余於祭後，勉兩部（新來之二九〇團已到會）：精誠團結、共赴事功。

- 四、九時許郭團長憲文過此，勉與營長以上官長敘談一小時，抑制情感，唯有慰勉。伊等有無限之難過，謂該團近日進步甚大，滿可一戰。聞之更為惜甚，面面相對，無詞作談。
- 五、頃以一三五團焦軍械員由一〇九師來談：部隊撥散，情形殊慘，人家以新兵甚至作繳槍之俘虜看待，此於將來何以續行作戰？
- 六、午後三時，寶雞師直屬部隊到達，得知在途情形很好。離開寶雞時，地方手續亦清完，如何撥補，軍部命令未到，只好待諸明天。

七月八日 新豐鎮

- 一、午前八時，將兩個師部及直屬部隊撥併。十一時在操場動作告完，飭其回時造具接收清冊具報。
- 二、被編併無實職之人，則怏怏不樂，恍如喪家然。能來余處者，則予以安慰，而悶愁者更不知凡幾。軍隊之編併，是最難辦之一件事。
- 三、午後七時，附車赴西安。弔傅君之靈，然家中之事累累，確不能分身耳。
- 四、本日撥諸各團之部隊，士兵尚好；然無實職之官長，多不願前往報到。

七月九日 新豐鎮

- 一、昨晚宿遠東飯店，被子髒甚。臭蟲、蝨子交相侵擾，影響本日精神至大。
- 二、早七時，往浙江義園，祭弔故傅師長。九時始行成祭，祭畢後，赴靈後，慰勸傅太太節哀，並告伊上官自有處理。伊答：「上官負什麼責任？」余半晌無辭以慰。